



在四川,水是路,桥是诗。

川人修桥,不只为渡河。他们给桥加盖屋檐,生怕行人淋雨;留出长凳,专为赶路人歇脚。桥不在高,不在险,而在“有用”与“有味”之间恰到好处地停驻——这便是川人的智慧:要争先,也求稳;不张扬,自有光。

四川的廊桥,懂得慢活

□ 赖芳杰 都江堰市档案馆

1 四川廊桥文化曾盛极一时

四川现存78座古廊桥,其中3座位于都江堰,至今仍在为百姓越堑通途、遮阳避雨。都江堰水系发达,桥梁密布,串联起九河十八岸。交通的兴盛造就了灌县(都江堰市旧称)的繁荣,廊桥文化也曾盛极一时。

四川多雨,山势起伏,江河纵横。古人修桥,若一味“硬扛”,反易被洪流冲毁。川人选择“让”——让水流过桥下,让风雨穿廊而过,让岁月缓缓侵蚀木柱,再以代代修缮回应时光。这种“不硬扛”的智慧,正是四川人骨子里的生存哲学:顺势而为,柔中带韧。

廊桥,为上覆廊屋的桥梁建筑,亦称风雨桥、虹桥,结构独特,历史悠久。都江堰的廊桥,拥有“桥楼子”这般通俗亲切的别称。内江上的百年南桥顺势而建,结束了灌县“出南门无路”的历史;游山石道间的青城凝翠桥,尽显“瀑落瑶琴响,山幽薜荔封”的幽静;市井生活里的兴隆桥(花子街桥),则诠释了廊桥“惠民利涉”的功用。

南桥,原名普济桥,是都江堰最为著名的廊桥。乾隆《灌县志》记载,都江堰曾有古桥步云桥、凌云桥,分列县治之前与治南一里。光绪《增修灌县志》转引《元史·河渠志》“离堆东过凌云、步云二桥”为佐证,二者很可能为南桥前身。

当代文学家黄裳造访都江堰,对南桥印象深刻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这是一座相当宏伟的木桥……碧绿的江水,雪白的银涛,在密雨中间,这一切,真使人感到‘南桥烟雨’这四个字确不愧是灌县八景之一。”



俯瞰都江堰南桥。图据新华社客户端



凝翠桥。图据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官微

2

古廊桥讲求与青山绿水相融

自离堆至青城,都江堰玉堂街道(旧称河西)为必经之路。1939年10月,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、刘敦桢等学者从灌县前往青城山考察古建筑。刘敦桢在《川、康古建筑调查日记》中对途中所见的玉堂廊桥记述如下:“附近桥梁,俱施廊屋,如吾乡制度,又多以木架代石墩,且各间之梁,无托承其两端。”

位于青城前山建福宫与天师洞之间的凝翠桥,隐于游山步道之中,与青城山的清幽浑然一体,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青城山古建筑群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《中外园林史》赞叹凝翠桥:“跨涧临瀑,平面随路作弧线形弯曲,上建扇形树皮亭,隐映于林木薜荔之中。”桥头楹联“瀑落瑶琴响,山幽薜荔封”,被誉为“朴雅自然之极致”,屡见于楹联教学典籍。凝翠桥巧用视觉遮挡营造悬念,予人豁然开朗之感,亦是格式塔心理学的生动体现。

四川古廊桥极少雕龙画凤,多为就地取材:杉木为梁,青瓦为顶,卵石垒基。工艺朴素,却讲究“合榫合卯”;色彩素净,而与青山绿水相融。这般“低处的审美”,源于川人对自然的敬畏——不试图征服山水,而是将自己嵌入其中,成为风景的一部分。

3

廊桥是公共空间及社交场域

廊桥不仅是交通设施,更是公共空间、社交场域与生活美学的载体。都江堰蒲阳街道和平社区的兴隆桥(又名花子街桥),于2012年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入选四川省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《蒲阳镇志》记载,该桥为“木结构古式平桥,上建造板鳌筑脊,全盖青瓦,横悬挂匾额大字‘兴隆桥’”,曾是蒲阳六座大型桥梁之一。这座古桥连接的不仅是两岸,更是悠长岁月与绵绵乡情。2014年,遵循“修旧如旧”原则,兴隆桥得以修复。近年来,桥畔草坪曾举办微型音乐会,悠扬乐声与潺潺流水,为古桥平添韵味。

与兴隆桥相邻的会元桥,原名蒲阳桥,早在乾隆《灌县志》中已有记载。上世纪中叶,会元桥仍是青瓦覆顶的古典廊桥,桥上卖竹麻、叶烟、水果、花生等商品的摊贩云集,吆喝叫卖,热闹非凡。

廊桥不争,自成风景。风雨再大,檐下有茶。得闲时,不妨去廊桥坐坐——活在当下,享受日常。

据“天府新视界”微信公众号



维修后的兴隆桥。图据“文化都江堰”微信公众号